

甲骨文，古人的「表情包」

作為中國早期象形文字，甲骨文生動形象，奧妙無窮。甲骨文字形中最常見的圖案就是小人，坐著的、躺著的、洗臉的、互相揪頭髮的、上演「她逃他追插翅難飛」的……一句話：只有現代人想不到的，沒有古人畫不出來的。除了小人，甲骨文中還有許多有趣的符號，一些字中甚至出現了「單箭頭」和「表情包」。

行：「生氣的」十字路口

甲骨文中許多有趣的符號，例如像生氣表情包一樣的符號。

也許有人會有疑問，古人真可愛，寫字就寫字，怎麼還把自己寫生氣了？

實際上，這個字和「生氣」一詞八竿子打不著。它是一個很常見的漢字——「行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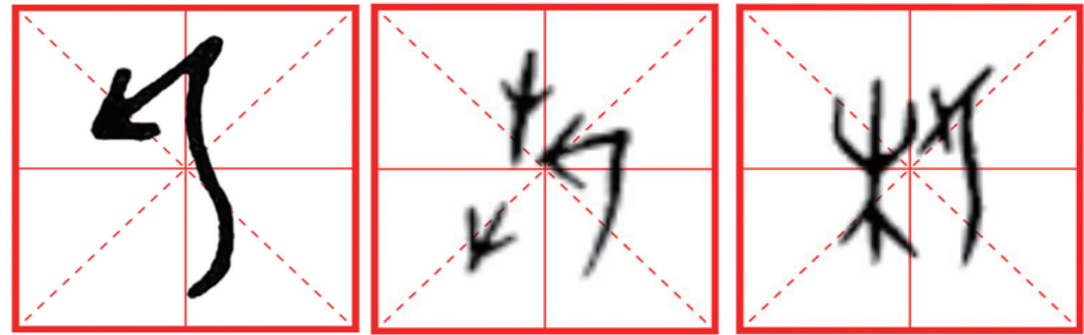
近代學者羅振玉在《殷墟書契考釋》中說：「行象四達之衢，人之所行也。」

這種解釋是貼合「行」字本義的。行，本義是道路，供行人和馬車來往，後來衍生出「行走」「軍隊」「行為」「施行」等諸多含義。

《詩經·卷耳》中有一句「置彼周行」，意思就是「（將菜筐）放置在大路旁邊」。

因此，「行」字的甲骨文字形並不是生氣表情包，而是一個十字路口。許慎在《說文解字》中認為「行」字「從彳，從亍」，是一個左右結構的形聲字，解釋為「人之步趨也」。

這種說法顯然是不準確的。受限於當時的考古條件，許慎應當沒有見過「行」的甲骨文字形，才會做出這樣的解釋。在小篆中，「行」字還保留著左右對稱的形態，而到漢隸時，現代字形已經初露雛形。



▲從左到右為：甲骨文「斧」「折」「析」。

斧：砍斷樹的「單箭頭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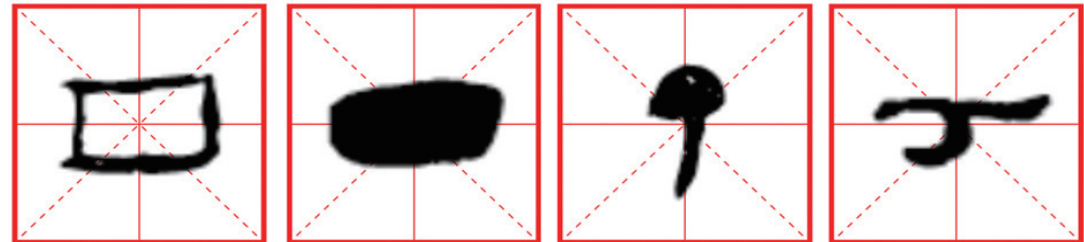
甲骨文中的「表情符號」不止「生氣」，還有「單箭頭」。

先畫兩棵樹：一棵是斷的，一棵是完好的。在斷樹的斷裂處畫一個水平箭頭，這就是「折」字。然後在完好的樹旁邊畫一個指向向下的箭頭，這就是「析」字。

連箭頭都用上了，古人果然很潮。但綜合其他字形來看，這裡的「單箭頭」其實代表斧頭。在甲骨文中，斧頭寫作一條折線，

形狀類似「了」字。斧頭從中間將樹砍斷，叫做「折」；從上往下劈砍，則叫做「析」。這便是「折」與「析」的本義。

在甲骨文中，這類象形文字很多。為了讓人們一眼辨認出其指代的事物，它們抓取物象最典型的特徵，並適當加以誇張、強調。例如「丁」字，在甲骨文中是一個方形，演變為隸書後才長出小尾巴。漢隸將方形壓扁，小尾巴彎曲，形成今天人們寫的「丁」字。



▲「丁」甲骨文的兩種寫法。

▲「丁」秦隸(左)、漢隸(右)。

萬：被「藉」走的蠍子

雖然從方框變成了「小蝌蚪」，但仍然能從「丁」字身上看出早期的字形。但並非每一個漢字都能像這樣「等比例長大」。隨著字形演變，再加上字義不斷變遷，很多文字的字形、讀音乃至字義都和誕生之初截然不同。「萬」字就是典型的例子。

在甲骨文中，「一」是一根橫線，「二」是兩根橫線，「五」字寫作五根橫線，那「萬」字要怎麼寫呢？難道要畫一萬根橫線嗎？那當然不切實際。為了不畫一萬條橫線，商代先民想到了一個妙招——從已有的字形中「藉」一個，用它來表示「一萬」的意思。這個被藉走的字就是「萬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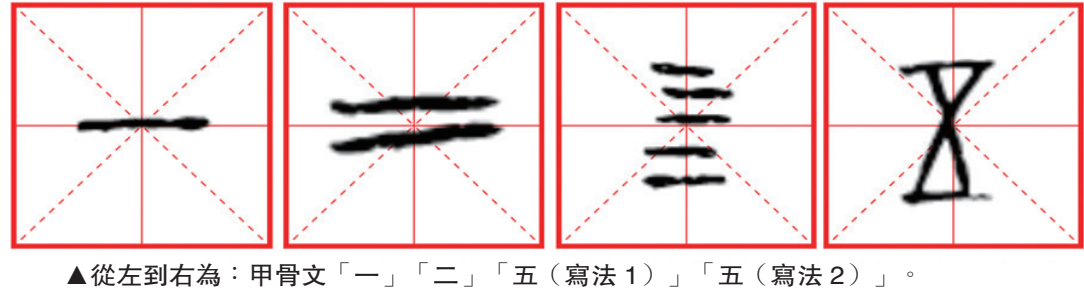
從字形不難看出，「萬」字畫的是一隻小蟲子。

《說文解字》中解釋說「萬，蟲也」，也就是毒蟲，更準確來說是蠍子。「萬」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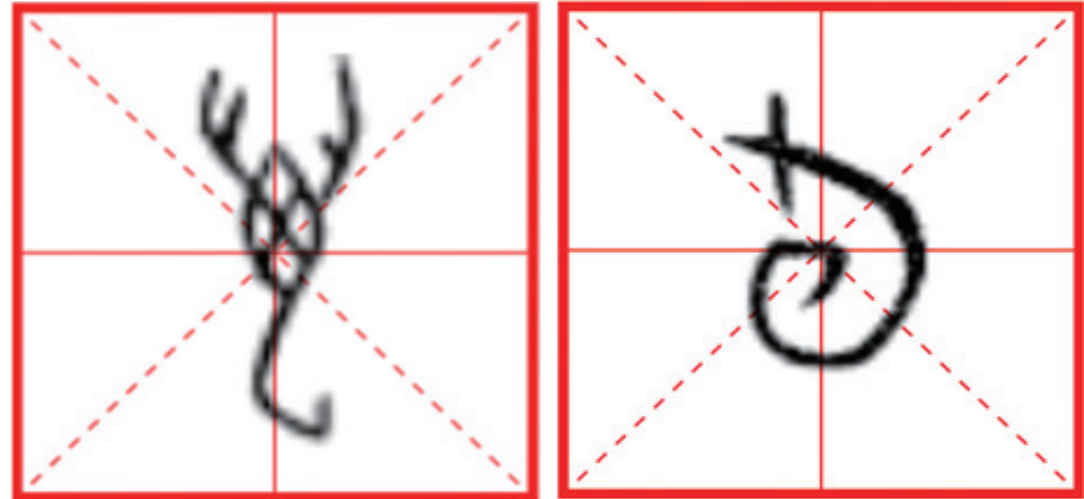
的本義就是某種蠍子。後來這個字義慢慢消失，而表示數字「一萬」的字義後來居上，被人們廣泛使用。

在草書盛行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，「萬」與「萬」兩種字形同時存在，其中「萬」仍然作為正體字流行，「萬」則是異體字，使用面較窄。漢字簡化後，保留了更簡單的「萬」字形，「萬」字徹底成為歷史。

同樣長得像小蟲的還有「句」字。句字的主體是一條曲線，像一隻盤曲的小蟲，意為「迴環往復」。商代人以干支紀日，每十天干為一個循環，因此十天記為「句」。這種記時方式一直延續到現代，今天的人們不再使用干支紀日法，但仍然將一個月分為上、中、下三句。與「行」「折」「丁」等字不同的是，「句」字是用具體符號表示抽象概念。這類文字在甲骨文中並不見。



▲從左到右為：甲骨文「一」「二」「五（寫法1）」「五（寫法2）」。



▲甲骨文「萬」。

▲甲骨文「句」。



▲甲骨文「行」。

▲甲骨文「尿」。

▲甲骨文「尿」。



▲甲骨文「鬥」。

▲甲骨文「沐（寫法1）」。

▲甲骨文「沐（寫法2）」。

鬥：兩人互相「扯頭髮」

所謂「國之大事，在祀與戎」，古人對於戰事的重視催生了一大批與戰爭有關的文字。這些甲骨文字形不僅是研究先秦戰爭的重要史料，也反映出人與人、人與物之間的奇妙互動。

例如下面這個字——「鬥」（dou）。

果然，最酣暢淋漓的戰鬥往往採用最樸素的方式：不提刀，不拿槍，直接上手揪頭髮！這便是「戰鬥」的「鬥」字，在簡體字中寫作「斗」。但追溯字源就會發現，「斗」（dǒu）和「鬥」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字。

「斗」字的甲骨文字形是一種長柄器皿，也就是「一斗米」的「斗」。而「鬥」字描繪的是兩人纏鬥的景象，雙方都氣得怒髮衝冠，伸手猛揪對方的頭髮。漢字簡化後，「斗」與「鬥」合併為「斗」字，因此現代漢語中的「斗」字兼具兩個讀音和兩個不同的字義。

兩「人」相「鬥」時是肉搏，如果給「人」一把「戈」或「斤」（一般指斧頭），就能組成「械鬥大軍」：一個人扛著戈，這是「戍」；將人的位置上移，就變成了用戈砍去人頭，這是「伐」；一隻手拿武器驅趕走在前面的人，這是「役」，後來逐漸演變為「役」字。

如果將「人」進一步細化，具體到人體的某個部位，或是具體到某個動作，又能形成新的字形：一個人雙手捧著戈，這是「戒」字；如果捧的是斧頭，那又成了「兵」字；一根箭矢箭頭朝上，箭身上繫著絲線，呈蓄勢待發狀，就是一個「夷」字；「戈」在上，代表腳的「止」在下，就是「武」字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從「武」字的甲骨文字形來看，將「武」字解釋為「止戈為武」是

有失偏頗的。行走的人舉著戈，代表士兵舉著武器行軍，這才是「武」字的本義。

不僅是戰爭，社會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以人為中心展開。因此在甲骨文中，小到日常生活，大到抽象概念，在各類字形中都能找到「人」的身影。例如「沐」（hui，mei）字，它有兩個讀音，讀作 hui 時，如果單獨看一個字形，有點像洗頭，但結合第二個字形就能推翻這一猜想。一個人跪坐在水盆旁，正用手捧起盆中的水撲在臉上，因此「沐」字的本義應該是「洗臉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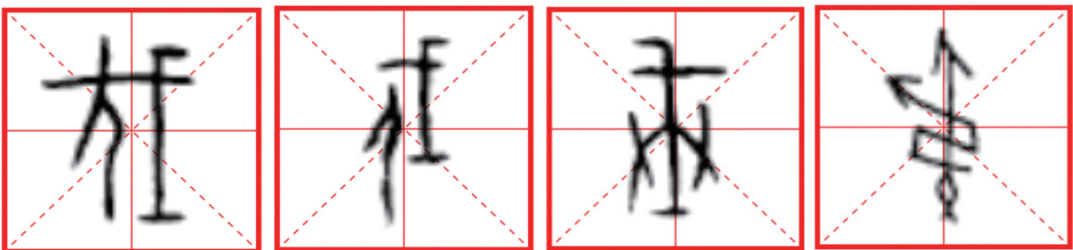
類似的生活場景在甲骨文字形中數不勝數，例如「毓」字，由女子、頭朝下的新生兒、羊水三部分組成，顯然是女子分娩時的場景。「毓」的本義就是「生育」。「屎」「尿」等甲骨文字形的結構也與之相似。

甲骨文是樸實而奇妙的文字，通過不同圖形符號的組合，改變圖形的位置關係，不僅能表達不同的字義，還能指示文字的讀音。也正因此，漢字是世界上唯一一種將音、形、義三者完美結合的文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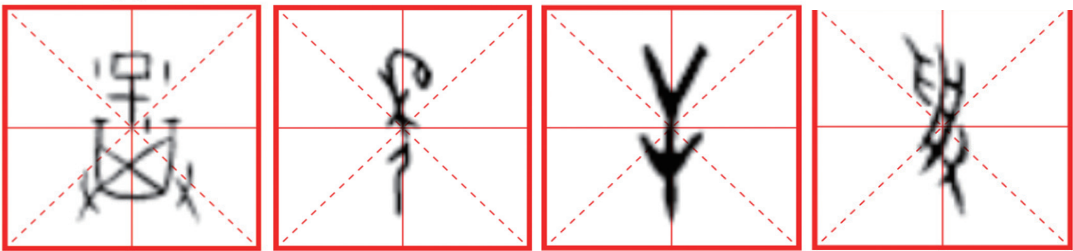
舉個例子，「受」字在誕生之初是形聲字，僅憑其甲骨文字形，猜猜它的聲旁是什麼？

「受」字的甲骨文字形分為三部分，上下兩隻手，上端的手下垂，下端的手托舉，中間夾著一隻「舟」——這就是「受」字的聲旁。一隻手將「舟」交付給另一隻手，就構成了《說文解字》中解釋的「相付」之意。

因此，「受」字既具有形聲字的形態，也兼具會意字的神韻。通過觀察其甲骨文字形，既可以瞭解其讀音，也能猜出其字義。在甲骨文中，讀音、字形和字義已經渾然一體。



▲從左到右為：甲骨文「伐」「戍」「逆」「戒」「夷」。



▲從左到右為：甲骨文「棄」「年」「逆」「受」。

年：「人」揹著豐收的「禾」

許多抽象概念雖然和人沒有直接關聯，但大家仍然能在其甲骨文字形中發現「人」字。只可意會不可言傳？沒有什麼是「人」不能解決的。例如「棄」字分為三部分：最下面是一隻手，手中拿著一個簸箕，正將簸箕裡的孩子扔出去，這就是「棄」字的本義「拋棄」。

再如「及」字的甲骨文字形，一個「人」走在前，一隻「手」在後面追趕，寥寥幾筆就描繪出一場「她逃他追插翅難飛」的大戲。《說文解字》中說「及，逮也」，「及」字的本義「到、趕上」在甲骨文中已經生動形象地展現出來，並且一直沿用至今。

今天在寫「及」字時，將橫折折撇作為一筆寫完，但結合其字形演變過程會發現，這一筆其實包含兩個不同的部分。從甲骨文到隸書，「及」字上面的「人」手部伸長，形成一撇，腿部上抬，和身體一起構成半個橫折折撇；下面的「手」基本保持原貌，彎曲的手指變成另一半橫折折撇，手臂和其他手指變為一捺。

除此以外，「逆」「側」「年」「令」等抽象概念都藉用了「人」的形象。「逆」字在古代漢語中同「逆」，它的字形是一個頭朝下的人，本義應指嬰兒初生露頭，後來人們多用它的衍生義「不順」。「側」字畫

的是一個人歪著頭，本義是人側頭，後來引申為「傾斜」。

「年」字的甲骨文字形是「人」揹著「禾」，描繪的是秋收景象，因此「年」字的本義就是穀物成熟，尤其指豐收。「令」字同樣由上下兩部分組成，上方是一張倒立的嘴巴，下方跪著一個人，正在傾聽對方的命令。在「年」和「令」的簡體字字形中，這種界限分明的上下結構已經不復存在。

通過引入「人」的活動，這些抽象概念得以轉化為具象的字形。這些字大部分都是指事字和會意字，通過合理安排部件之間的位置關係，將字義暗合於字形中，讓人心領神會。

在文化初萌的蒙昧時期，中國人的祖先將日常點滴、好奇的探索 and 天馬行空的想像全部付諸刀筆，一筆一劃破開混沌，刻出文明的火種。「折」「丁」中栩栩如生的物象，「戈」「武」中的金戈鐵馬，「及」「年」中對於「人」的重視，全都化作「行」，讓思緒沿著道路流轉不息。這些蘊藏在甲骨文中的奇妙思想，至今仍在每一個漢字的脈搏裡跳動。

作者 / 思歸樂
本版圖文摘編自「國家人文歷史」微信公眾號